

# **Structures Containing, but not Representing, Numbers in Boya Chinese Textbooks: A Survey and Teaching Suggestions**

**Nattanit Chamsuwanwong<sup>1</sup>**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P.R. China

E-mail: nathnisth.c@gmail.com

(received 22 December 2023) (revised 24 April 2024)

(accepted 25 September 2024)

## **Abstract**

In Chinese, numerical structures of numerals may convey non-literal meaning. They are used to express unclear concepts in clear numeric form (non-num structures). These structures are subjective forms of expressions in Chinese culture. This article examined teaching contents and arrangements of non-num structures in the Boya Chinese textbooks. Non-num structures were divided into four categories: fixed, almost fixed, somewhat fixed, and contextual. Results were that 53 fixed expressions appeared, three almost fixed forms, and 12 somewhat fixed forms. However, if variant somewhat fixed forms are classified in a single unit, 9 may be counted. The textbooks do not mention the contextual category. Some non-num structures are repeatedly introduced, while others are briefly mentioned. These findings suggest that textbooks should scrutinize the non-num structure, adding those commonly used in daily life.

**Keywords:** Non-num structure, Boya Chinese textbooks,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Numeric culture

---

<sup>1</sup> Visiting Thai Lecturer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Peking University

## 《博雅漢語》系列中漢語數量表達的主觀性語法形式的考察情況及教學建議<sup>2</sup>

陳麗君<sup>3</sup>

中國 北京 北京大學 外國語學院 郵編 100871

郵箱: nathnisth.c@gmail.com

收稿日期 2023. 12. 22 修回日期 2024. 4. 24 接收日期 2024. 9. 25

### 摘要

漢語中數量表達的主觀性語法形式（以下稱“non-num 結構”）是漢語的一種主觀性表達形式，以明確的數詞形式來表示模糊的概念。本文將 non-num 結構分成四種類型，即固定類、較為固定類、相對固定類和語境類，並考察了這四種 non-num 結構在全套《博雅漢語》系列教材中的教學安排。考察結果發現，固定類出現了 53 種表達，較為固定類出現了 3 種形式，相對固定類出現了 12 種形式。若把相對固定類的變體形式歸入為一種形式，出現的形式為 9 種。至於語境類的 non-num 結構，教材中沒有出現。該套教材對每類 non-num 結構形式的側重不一樣。有的 non-num 結構被反復解釋，而有一帶而過。本文主張教材應更加重視 non-num 結構，並建議在教材中加入普遍使用的 non-num 結構。

**關鍵詞：**non-num 結構、《博雅漢語》、數字文化、教學

### 1. 引言

眾所周知，關於漢語作為第二語言的教學目的，無疑是培養學習者的漢語交際能力。“漢語作為第二語言教學的終極目標，是培養學習者具有在現實生活中自由運用漢語進行交際的能力，而且要在最短的時間內取得最佳的學習效果，因此關注與培養綜合語言運用能力相關的各種因素不僅是十分必要的，而且應該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Zhao, 2018:94）雖然學生能自由運用漢語進行交際是漢語教師的理想和目標，但是值得思考的問題是，在教學內容上或教學過程中，教師是否周全地考慮到教學內容。換言之，是否忽視了漢語中的一些普遍現象。譬如，數詞和量詞的組合在某些結構中所帶來的主觀含義。

<sup>2</sup> 這篇研究論文為“教材中漢語數量表達的主觀性語法形式的考察情況及教學策略——以《博雅漢語》系列全套為例”的一部分。

<sup>3</sup> 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泰籍訪問教師

數詞和量詞的組合通常用來計數。例如“他買了六瓶橙汁、三四瓶汽水”中的“六瓶” “三四瓶”。前者是確數+量詞，後者是概數+量詞。不論是哪一個，都是用來計算所賣飲料的數量。這種量是實在的，可以度量的，所以是客觀量。無論如何，數詞和量詞的組合還可以脫離計數功能而體現主體的主觀評價，這種用法修辭性很強。（Li, 2000; Hu, 2006 ; Chu, 2011; Wen, 2012; Wang & Wang, 2012; Chen, 2020）。不妨以“一百個”為例，以下第一組和第二組的例子都是由數量成分“一百個”構成的，不過主客觀量有所不同。第一組的例子（1a,b）表示客觀量；第二組的例子（2a,b）和（3a,b）都表示主觀量，後者的量比前者虛：

第一組：

- (1) a. 好了，設立一個規則，什麼規則呢？那就是先來先到，我就收這一百個人，你們進來別人都回家。100個人要100臺彩電。（《郎鹹平博客》）
- b. 中國航海模型選手獲得第一百個世界冠軍。（新華社 2001 年 8 月 新聞報道）

第二組：

- (2) a. 佑才有沒有兒女，是他命中註定，他命中註定沒有兒女，娶一百個女人也不會有後代。（岑凱倫《合家歡》）
  - b. 每個人寫的字結構都不同，同樣一個字，一個“張”字，一百個姓張的寫出來一百個樣子。（金開誠《書法藝術的理解與觀賞》2003 年 6 月 17 日）
- (3) a. 戰士的父母感動不已：“孩子有這樣貼心的好兄長，我們一百個放心！”（新華社 2001 年 6 月份新聞報道）
  - b. 一是要合情合理，二是要信守承諾。即使自己一百個不情願也必須遵守這種無文的“法規”。他不由嘆了口氣。（尤鳳偉《石門絕唱（3）》）

例（1a）、（1b）的“一百個”都是客觀量，是確數，表示真實的量。例（2a）、（2b）中“一百個”是主觀量，表示“多”的意思，不能確定“多”是多到什麼程度，不表真實的量。兩者的數量結構都是“一百+量（個）+名”。這對母語不是漢語的外國人來講，理解前者不是難題，因為字面的數量表達和真實的量是一樣的，而後者字面表達和真實的量有關聯，通過語境和解釋也不難理解。

例 (3a)、(3b) 中“一百個”也是主觀量，表示程度之多，不表真實的量。這兩例的量比 (2a) 和 (2b) 虛，這是因為雖然是由“一百+量(個)”構成的，可是量詞“個”後面的成分卻以動詞的形式出現，而一般的情況下“個”是跟名詞組合的。

像第三種具有主觀性的數量表達，對母語不是漢語的外國人來說，即使漢語為高水平的外國人，也容易產生理解上的偏差。(參看 Chen, 2020: 276) 對於漢語為高水平的外國人對主觀性的數量表達的理解情況，Chen, L. J. (2020) 發現，不理解的被試是因為他們沒有學過，或雖然學過，但學的時候老師在教學中一帶而過；而理解的被試是因為他們在中國生活中能夠習得或其母語的正遷移所致，而不是通過正規的學習方式獲得的知識。我們認為這種現象的呈現是與漢語作為第二語言教學的終極目標相悖，主觀性的數量表達是漢語數字文化的一種承載，是普遍使用的形式，而連漢語水平很高的外國被試都產生了理解上的問題。這暗示著學習過程出現了空洞，而學習離不開教材。

教材可以反映出主觀性的數量表達的教學情況及安排。考慮到 Chen 文的研究的大部分被試者都用過《博雅漢語》，因此，本文選用權威的漢語作為第二語言教學的教材中《博雅漢語》系列教材全套書為研究對象，考察相關主觀性的數量表達的教學內容，著眼於句子層面的表達，通過考察就可以知道這種表達形式是否得到重視，是否能達到漢語作為第二語言教學的終極目標。

由于主觀性的數量表達是不表數量本義的數量表達，所以在下文統一稱為“non-num 結構”。

## 2. non-num 結構的界定與類型

本文的 non-num 結構指的是在由“數詞 + 量詞 + (X)”組成的，結構中數詞表達數目之外的意義，並且只研究“由單個數詞”組成的結構。Non-num 結構是以數詞形式出現但意思並不是所看到的具體數量的結構，而數量或帶該數量詞的結構具有具體數量以外的特殊含義。因為它借以明確的數量來表達說話人的某種看法，所以本文認為的 non-num 結構是漢語的一種特殊的主觀語法形式，這種表達形式體現出中國人的數字文化。Givón (1971) 認為各語言單位之間是連續統。根據其觀點，Chen, L. J. (2017) 認為漢語中詞法和句法並沒有截然分開。<sup>4</sup> 本文借鑒她的這一觀點來劃分

<sup>4</sup> Chen, L. J. (2017: 11-17) 認為不同表達形式在連續統上所處的位置不一樣，從表達形式看，可以分成 3 大類：第一，詞彙詞法帶來的不表數量本義的意義。內部分為兩次類，即詞語本身所帶有的不表數量本義的意義和構詞法所帶來的不表數量本義的意義；第二，熟語帶來的不表數量本義的意義；第三，句法帶來的不表數量本義的意義。第三類里又分為三次類，即，由數量組合結構構成的固定結構、由數量組合結構構成的相對固定結構以及由相對固定的數量組合結構構成的句式。

non-num 結構的類型。根據結構的固定程度，本文把 non-num 結構分為 4 類。即固定類、較為固定類、相對固定類和語境類。

**固定類 non-num 結構：**其結構固定，其中的詞語不能更改，包括熟語和常用語等固定說法。例如“不一會兒”“一舉兩得”“說三道四”；

**較為固定類 non-num 結構：**其結構較為固定，所以其中某個成分可以有限制地更改。但即使某個成分可以被更改，還是受到很大的限制。例如“有（一）點兒……”中的“一”可以省略，但不能換成其他數詞；“有一/兩手兒”中只能用“一”或“兩”，不可以用其他數詞；

**相對固定類 non-num 結構：**其結構相對固定，是一種含有數詞形式的句式，所以大框架的結構固定，但是結構中某個特定的成分可以被更改。以“一 NP + 也/都 + 否定 VP”為例，其中“NP”和“VP”都可以加入很多詞語，如“一口飯/一粒米/一塊兒糖也不吃”“一個人也不去/來/看”。

**語境類 non-num 結構：**指具有不定量“兩”的結構，即表示“幾”的“兩”。“兩”與言說詞語或視覺詞語同時出現時，傾向於表“幾”，例如“說兩句”“看兩眼”。但是“兩”與其他詞語出現時，一般得靠語境才知道是“二”還是“兩”，例如“兩杯”。在“他只喝兩杯”中“兩”表示“二”，而在“多喝兩杯吧”中“兩”表示幾。

### 3. 研究目的

考察《博雅漢語》系列教材全套書中 non-num 結構並提出對該結構的教學策略。

### 4. 研究範圍及研究方法

**研究範圍：**《博雅漢語》系列教材全套書中的 non-num 結構。該系列教材分 4 個級別——初級、準中級、中級和高級，共 9 冊——《初級起步篇》（I、II）、《準中級加速篇》（I、II）、《中級沖刺篇》（I、II）和《高級飛翔篇》（I、II、III）。

**研究方法：**考察並統計《博雅漢語》系列教材全套書的 4 種 non-num 結構，重點放在處於句法層面的 non-num 結構。即出現了由數詞形式或數詞和量詞組合但脫離表面的計數功能的結構。教材中所考察的部分為詞語表、課文、語言點、練習題及副課文。我們首先考察詞語表和語言點，因為我們認為這兩部分是教材中所體現的特色和目標的代表，然後再結合考察課文、練習題和副課文。

## 5. 主觀性與 non-num 結構

### 5.1 “主觀”和“客觀”概念的區分

談到主觀性前，首先得從“客觀”和“主觀”談起。客觀和主觀是相對的概念。《現代漢語詞典（第7版）》和《現代漢語用法詞典》給“客觀”和“主觀”下的定義如下：

#### 客觀

① 屬性詞。在意識之外，不依賴主觀意識而存在的。（跟“主觀”相對，下同）：~存在/~事物/~規律。

② 按照事物的本來面目去考察，不加個人偏見的：他看問題比較~。

（《現代漢語詞典（第7版）》：741頁）

① 名。哲學上指人的一是以外的物質世界：~存在/~事實。

② 形。指一個人思想和行動與實際情況相一致：他看問題比較~。

（《現代漢語用法詞典》：591頁）

#### 主觀

① 屬性詞。屬於自我意識方面的（跟“客觀”相對，下同）：~願望/~能動性。

② 不依據實際情況，單瓶自己偏見的：看問題不要~片面。

（《現代漢語詞典（第7版）》：1710頁）

形。與“客觀”相對。

① 哲學上指屬於一個人的思想認識方面的；不加程度副詞，不單獨作謂語，多作定語：~意識/~思想。

② 指不依據實際情況，單瓶自己的願望、偏見辦事：~臆斷/~你在工作中太~。

（《現代漢語用法詞典》：1443頁）

從上述兩部詞典的定義可知，所謂“客觀”，是指人的意識以外的物質世界，是事實的存在；所謂“主觀”，則是指人的意識、精神、想法和感受，是人的一種思考方式。具體說就是憑借自己的感情去看待事物，並作結論或者行為反應。

我們不妨簡單舉例，對於“一加一等於幾？”的問題，如果是客觀上的話，那麼“一加一等於二”，可是在說話人看來“一加一”可能不等於“二”，等於什麼取決

於說話人的想法、答案各不相同。有的人認為“一加一等於三”或者“一加一等於四”。這是因為說話人認為第一個“一”代表爸爸，第二個“一”代表媽媽，兩個人如果有一個孩子，那麼“一加一”就等於“三”，如果生出一對雙胞胎，那麼結果就等於“四”。在面試的時候，面試官如果問“一加一等於幾”，他想要的答案可能不是數學中的“二”，而是其他可以表示面試人的智慧和反應能力的答案。如，“一加一等於王”，這種觀點來自“王”字的筆畫，甚至答案可能是成語的“不三不四”。一些化妝品廣告就會用“一加一等於三”來說明他們的產品很好、很值得買，指便宜的價錢可以買到質量非常好的東西。這是中國人對數字的認識。這種數字玩法比較靈活。這些例子很好地表示主觀的概念。

## 5.2 主觀性和漢語的主觀性表達

語言中的語法格式和意義多種多樣，不只是用來表達客觀性的命題式思維，還可以體現說話人的主觀性表達。所謂“主觀性”（subjectivity），是指“說話人在說出一段話的同時表明自己對這段話的立場、態度和感情，從而在話語中留下自我的印跡”（Lyons, 1977, 轉引自 Shen, 2001）。Finegan, E. (1995) 認為主觀性和主觀化的研究領域主要集中在說話人的觀點（perspective）、情感（affect）和認識（epistemic modality）三個方面（中文翻譯參考 Shen, 2001）。Shen, J. X. (2001) 還指出，語言的“主觀化”（subjectivisation）指語言為了表現某種主觀性而採用相應的結構或形式來表示的過程。本文認為現代漢語中的 non-num 結構都表示一種獨特的主觀認識和認知機制，是一種主觀語法形式的體現，而這種形式支持了 Dong, X. F. (2016: 561) “漢語中的一些主要的語法形式的出現都與主觀性表達有關”的主張。她闡明了主觀性在詞法和句法中的表現及特征。主觀表達是一種自我精神世界的表達方式，通過對客觀現實的篩選獲取信息而形成。我們認為數量成分的特殊組合很好地體現了漢語語法形式的主觀性。

主觀性與漢語中 non-num 結構的另一種重要的觀念涉及到 Li, Y. M. (1997、2000) 所主張的量範疇表達的“主觀量”。主觀概念是同客觀概念相對的。那麼，主觀量是同客觀量相對的量。

說話人所說出的不表數量本義的數量表達形式是她以自己的主觀性表達出某種主觀量，這種表達方式也受到了句法強制。不防舉例子闡釋“客觀”、“主觀”、“主觀性”、“主觀量”、“句法強制”概念與漢語中不表數量本義的數量表達的關係：

我們以教室的空間為例。上課時間，老師一進教室就看到教室裡只有桌子和椅子，沒有學生，如圖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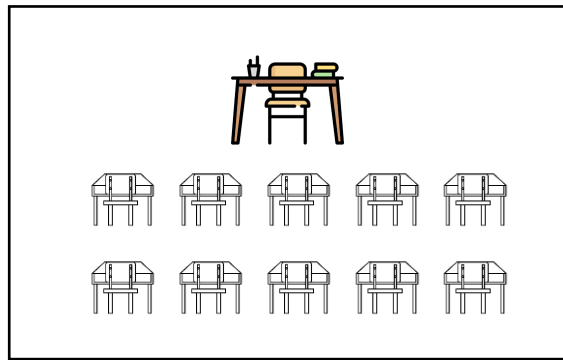


圖 1：教室和桌椅

老師所看到的教室是客觀世界，是客觀事實的教室，即教室裡沒有學生，裡面有桌椅擺著。學生的客觀量為“零”。那麼，老師看到這種教室後的想法就是他的主觀看法。不論是客觀事實還是人們對客觀事實的看法，都可以用語言轉達。

先講接下來的故事再舉漢語表達。那位老師發現教室裡沒有學生後就回辦公室。他的同事問“你怎麼回來了？”。如果老師回答“沒有人”，那就是他只對客觀事實的陳述，沒有把感情色彩帶到語言中（在不考慮語調的情況下）。相反，如果老師覺得這個時間教室裡應該有學生，一旦發現沒有就很生氣。那麼他說的話會帶有表示主觀性的形式（如某個成分或者結構），這時候他會用“一個人也沒有！”回答。“一個人也沒有！”這句話不僅僅對事件的客觀陳述，還帶有那位老師的主觀評價。除了他的語氣以外，這個句子中的結構和語法成分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結構體現在全稱否定“一 NP + 也 + 否定 VP”結構。在這個結構中數詞必須是極小量“一”，否則句子不成立或者接受度大大降低。Wen, S. L. (2012) 把由“一”構成的否定句稱作周遍性主語句，指出周遍性主語句具有表主觀虛設量的功能。帶有主觀性的詞語體現在“一個人、也”上。可以看出，數量成分“一個人”在“一 NP + 也 + 否定 VP”結構中起了很關鍵的作用，與否定形式一起用來強調量的“無”，“一”是句子中的極小量。在說話人看來，“一”是結構中最小的主觀量。Hu, Q. G. (2004、2007) 認為結構中的“一+量詞(+名詞)”是該句式的焦點成分 (focused constituent)，具有凸顯度並受主觀性的制約。再者，“一個人也沒有”前面還可以加上介詞“連”，說成“連一個人也沒有！”。這時，說話人的主觀態度更加強烈，“連”也是具有主觀性的詞。由此，“連……也(否定)……”結構當然帶有很強的主觀性。



再舉與圖 1 相反的情況。在上課時間，如果老師一進教室就看到教室裡全都是人，除了他的班的學生，還有別的班的學生，如下圖 2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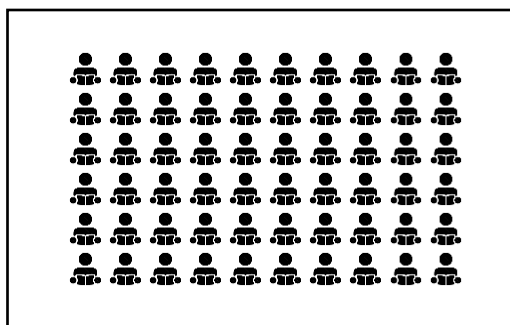


圖 2：教室和學生（人數為 60 人）

客觀事實是屋子裡有六十個學生。老師如果感覺教室裡的學生比他想象的多，那麼，他可能用主觀表達形式“滿屋子人！”或“一屋子人！”來表示。兩者都用數詞表達。不同之處在於“滿”和“一”雖然都是數詞，可是兩者在“數詞+量詞+名詞”結構中的性質有所區別。“滿”字的形式與其意義相同，指達到容量的極點，而“一”字的形式與其意義不同，“一”的字面表達是正整數，可是在“數詞+量詞+名詞”中，它的意思相當於“滿”。“一”當“滿”解讀是不表數量本義的數量表達，是主觀量，是說話人的主觀性表達形式（Chen, 2010、2017）。

從上述的例子可知，“（連）一個人也沒有”和“一屋子人”都是以客觀事實為依據，選用數量成分轉達不表數量本義的意義。並且，句法和數量成分相互制約——這兩個句子的數詞“一”不能任意更換。這是本文主觀性的表達形式的例子之一。

本文 non-num 結構的出現是同主觀性表達有關，以數量表達表示說話者的評價與態度，結構中的數詞可大可小。

## 6. 研究結果與討論

### 6.1 《博雅漢語》所出現的 non-num 結構

《博雅漢語》系列全套出現了三類 non-num 結構，即固定類、較為固定類和相對固定類，未出現語境類。如表 1 所示：

表 1: 《博雅漢語》系列中出現的 non-num 結構

《博雅漢語》		non-num 結構			
		固定類	較為固定類	相對固定類	語境類
《初級起步篇》	(I)	0	1	0	0
	(II)	1	0	5	0
《準中級加速篇》	(I)	3	0	1	0
	(II)	1	0	2	0
《中級沖刺篇》	(I)	7	0	0	0
	(II)	11	1	1	0
《高級飛翔篇》	(I)	10	0	2	0
	(II)	14	1	1	0
	(III)	6	0	0	0
總計		53	3	12	0

從表 1 可知，《博雅漢語》系列全套出現了固定類、較為固定類和相對固定類三種 non-num 結構。闡述如下：

第一、關於固定類的 non-num 結構，即結構固定，詞語不能更改，包括熟語和常用語等固定說法。教材標為成語的熟語如“三三兩兩”“一路平安”“一舉兩得”“一無所長”“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千方百計”“五花八門”“說三道四”“大吃一驚”等；教材沒有標上是什麼的固定短語如“一模一樣”“不一會兒”“五顏六色”“九牛二虎之力”“萬壽無疆”“十里洋場”“一諾千金”“言行不一”等<sup>5</sup>。固定類的 non-num 結構在詞語表上總共出現了 53 個，學習者在記這些固定短語時相當於在記生詞。我們把它們放在詞彙層面處理。在《中級沖刺篇》(II) 也把這些成語、常用語、固定說法等看成是一種詞彙。（《博雅漢語·中級沖刺篇》(II)：3 頁）

第二、關於較為固定類的 non-num 結構，《博雅漢語》全套出現了 3 個。（詳情請參看表 2）

第三、關於相對固定類的 non-num 結構，《博雅漢語》全套所列出了 12 個形式。其中有的形式其實是同樣的結構的不同寫法，換言之，是重複出現的結構。如果排除了重複的結構，那麼相對固定類的 non-num 結構一共有 9 種。（詳情請參看表 2）

下述表 2 是較為固定類和相對固定類的 non-num 結構：

<sup>5</sup> 教材未標的固定短語有一些是熟語。這裡舉的例子有成語“萬壽無疆”“一諾千金”，有俗語“九牛二虎之力”。

表 2：出現於《博雅汉语》系列的較為固定类和相對固定類的 Non-num 結構

級別	《博雅漢語》	較為固定的結構	相對固定的結構	
			出現形式	總計
初級	《初級起步篇》 (I)	1. 有(一)點兒+形 他有(一)點兒不高興。	-	0
	《初級起步篇》 (II)	-	1. 一V, …… * 安娜拿起電話一聽, 是媽媽打來的。 2. 一邊……一邊…… 他們一邊走, 一邊聊天兒。 3. 一+MW+N+也+不/沒+V** 我一個字也不認識, 怎麼辦? 4. 一點兒也不+adj. ** 這個問題一點兒也不難。 5. 一MW(N)+一MW(N)+V 飯要一口一口地吃, 事兒要一件一件地做。	5
準中級	《準中級加速篇》 (I)	-	1. 一……也不(沒)** ……, 填漢字一個也沒寫對。 現在一點兒也不想吃茄子了。	1
	《準中級加速篇》 (II)	-	1. 一方面…, (另)一方面 聽說能參加比賽我一方面很興奮, 一方面也很擔心。 2. 一+動詞* 打開冰箱一看, 黑乎乎的全是凍的魚。	2
中級	《中級沖刺篇》 (I)	-	-	0
	《中級沖刺篇》 (II)	1. 留一手兒 但我還是留了一手的, ……。[課文]	1. “一+身體部位詞語+名詞/形容詞” 結構 “一”表示整個: 全; 滿。例如: 妻子和孩子也驚醒了, 一臉驚訝。 他剛修完車, 一手機油。	1

級別	《博雅漢語》	較為固定的結構	相對固定的結構	
			出現形式	總計
高級	《高級飛翔篇》 (I)	-	<p>1. 一（張）一（合） （“一……一……”）：</p> <p>1) 分別用在兩個意義相對的單音節動詞前面時，表示兩種動作協調配合或交替進行。 一問一答/一唱一和/一起一落/一張一弛</p> <p>2) 分別用在兩個反義的方位名詞或形容詞等的前邊時，表示對應或對比。 一左一右/一前一後/一南一北/一長一短/一胖一瘦/一大一小</p> <p>2. 一分</p> <p>分 [量]：表示事物或行為的程度的等級或成數。多用在“一、三、七”等數詞或“几”之後。 七分優點，三分缺點/七分功勞，三分過失/ 三分像人，七分像鬼/一分耕耘，一分收穫/有一分熱，發一分光/幾分相似/幾分失落/幾分尷尬</p>	2
	《高級飛翔篇》 (II)	-	<p>1. （八）成（新）</p> <p>八成：即十分之八，在這裡作副詞用，即（八）成+形容詞，表示某種程度；八成+動詞，表示推測。 現在有一個流行的觀點，就是吃飯吃七成飽對健康有好處。</p>	1
	1. 一無：完全沒有； 沒有一點兒。 一無是處/一無所知/ 一無所有/一無所得/ 一無所見	-		
	《高級飛翔篇》 (III)	-	-	0
總計				12
排除重複的結構以後的總計				9

注釋：1. 表中的結構形式均為《博雅漢語》所寫。同樣的結構出現在不同的地方時，有時教材以不同的寫法顯示，我們將保持原樣的寫法，但會以星號來表示其重複。

2. 帶星號（\*）和雙星號（\*\*）的結構為同樣的結構。

從表 2 可知,《博雅漢語》全套出現了某些成分可以有限地更改的較為固定類和相對固定類的 Non-num 結構:

第一、關於較為固定類的 non-num 結構,《博雅漢語》全套出現了 3 個。分別出現在《初級》(I)、《中級》(II)和《高級》(II)。出現的結構分別為:1. 有(一)點兒+形(他有(一)點兒不高興。);2. 留一手兒;3. 一無……(一無所知、一無所有)。我們之所以把“留一手兒”歸入較為固定類是因為,數詞“一”可以換成“兩”,而“留”可以換成“有”“露”,構成“留一/兩手”“有一/兩手”“露一/兩手”,都指有本領或技能。”

第二、關於相對固定類的 Non-num 結構,按《博雅漢語》全套所列出,出現了 12 個形式,如果排除了重複的結構的變體形式,那麼相對固定類的 Non-num 結構一共有 9 種。即:1. “一 NP + 也/都 + 否定 VP”結構(我一個字也不認識。);2. “一 MW (N) + 一 MW (N) + V”結構(飯要一口一口地吃,……);3. “一 V, ……”結構(安娜拿起電話一聽,是媽媽打來的。);4. “一邊……一邊……”結構(他們一邊走,一邊聊天兒。);5. “一方面……,(另)一方面”(聽說能參加比賽我一方面很興奮,一方面也很擔心。);6. “一+身體部位詞語+名詞/形容詞”結構(他剛修完車,一手機油。);7. “一……一……”結構(一問一答);8. “數詞+分”結構(三分像人,七分像鬼);9. “數詞+成+形/動詞”結構(八成新)。

需要注意的是,整套教材的 9 冊中,有 7 冊出現了 non-num 結構,有兩冊未出現。未出現該表達形式的教材為《中級沖刺篇》(I)和《高級飛翔篇》(III)。

## 6.2 《博雅漢語》對 non-num 結構的安排情況

從上述 10 種 non-num 結構的安排可看出,每種結構都是由易到難,從淺入深。比如,“有(一)點兒+形”結構出現在《初級起步篇》(I)的第 14 課。該結構出現於對話(“藍的有點兒深,我喜歡淺顏色的”(《初級起步篇》(I):102 頁))和語言點。語言點對該結構的解釋是“放在形容詞前面,表示不多、稍微,“一”可以省略。多用於不如意的事情”(同上:104 頁)我們認為“有(一)點”是常用的比較固定的結構,可把它當一個詞看待,放在初級階段也是合適的。與“有(一)點兒+形”相比,“數詞+成+形/動詞”結構更為抽象,更難把握所以把它放在高級階段也是合適的。

除此之外,值得注意的是,有些 non-num 結構,《博雅漢語》的編者非常被強調,而有些結構只是點出來,並沒有著重解釋或有專門的練習。舉例如下:

《博雅漢語》非常強調“一 NP + 也/都 + 否定 VP”結構和“一 V, ……”結構，在全系列的教材中在語言點出現兩次。第一次它們都出現於《初級起步篇》（II），前者再次出現於《準中級加速篇》（I），後者再次出現於《準中級加速篇》（II）。“一 NP + 也/都 + 否定 VP”結構和“一 V, ……”結構相比，我們認為教材更注重前者。因為“一 NP + 也/都 + 否定 VP”結構在《初級起步篇》（II）出現了兩個變體。而且，可以認為該結構是學習《高級飛翔篇》（II）中“一無……”結構（一無所有）的基礎。值得一提的是，有些結構雖然在語言點有介紹，可是不太受重視。以《中級沖刺篇》（II）中語言點的“一+身體部位詞語+名詞/形容詞”結構（一身汗、一臉興奮）為例，這會影響學習者的學習狀態，可能會以為該語法形式不重要，後來就不放在心上，結果是不能掌握、運用。下文將闡述分析教材中受重視的 non-num 結構和不受重視的 non-num 結構。其中前者分成非常受重視的 non-num 結構和普通受重視的 non-num 結構兩種。

### 6.2.1 出現頻率高的 non-num 結構

#### 1) 非常受重視的 non-num 結構——以“一 NP + 也/都 + 否定 VP”格式為代表

從《博雅漢語》的安排可知，全稱否定“一 NP + 也/都 + 否定 VP”結構很受重視。該結構是書中語言點的重要結構，出現在很早的階段，並重複出現。即該結構在全套書中出現兩次。第一次在《初級起步篇》（II），教材中介紹了該結構的兩種變體。即一是“一+MW+N+也+不/沒+V”，如“我一個字也不認識，怎麼辦？”，二是“一點兒也不+adj.”，如“這個問題一點兒也不難。”；第二次出現是在《準中級加速篇》（I）以“一……也不（沒）”結構出現，舉的例子如“……，填漢字一个也沒寫對。”和“現在一點兒也不想吃茄子了。”這次介紹的形式包括了《初級起步篇》（II）的兩種變體形式。教材用主觀性的概念加以解釋該結構的語法意義，即“表示強調，有時有誇張意味”。（《初級起步篇》（II）：133 頁；《準中級加速篇》（I）：22 頁），把此結構稱為“強調否定”。可以看出，此結構在初級階段就會學到，然後準中級階段還繼續學習。

此外，“一 NP + 也/都 + 否定 VP”結構還跟《高級飛翔篇》（II）中的固定短語和“一無……”結構（一無所有）有聯繫。《高級飛翔篇》（II）第 5 課《上天自有安排》出現了“一聲不吭”四字格，解釋為“一句話也不說”（125 頁）。我們認為，“一聲不吭”也可以歸入“一 NP + 也/都 + 否定 VP”類結構，只不過結構更加固定化。接著，《高級飛翔篇》（II）還不斷地介紹“一無……”結構，可是，在

解釋“一無……”結構之前，先在教材的生詞語<sup>6</sup>部分以四字格的形式來加以介紹，即在第6課《球迷種種》中生詞語部分出現“一無所長”，解釋為“沒有一點兒專長或長處。”（148頁）；第9課《“天威·逍遙·不設防”》中再次出現“一無所長”，但是不出現在生詞語部分了，而直接出現於課文（……都是一無所長，毫無自信的結果，……）（222頁）和語言點。在語言點中，把“一無”解釋為“完全沒有；沒有一點兒”，並再舉例——“一無是處/一無所知/一無所有/一無所得/一無所見”（243頁）。我們認為“一NP + 也/都 + 否定VP”結構是解釋“一無……”結構的基礎。

再者，關於“一NP + 也/都 + 否定VP”結構和“一無……”結構，教材都提供了充分的例子和練習題。

## 2) 普通受重視的 non-num 結構——以“數詞+分/成”格式為代表

解釋和練習較多的 non-num 結構“數詞+分”和“數詞+成”格式是用數量成分表達程度虛量的形式。此類表達分別出現在《博雅漢語》系列教材中的《高級飛翔篇》（I）和《高級飛翔篇》（II）。

《高級飛翔篇》（I）介紹程度虛量“數詞+分”的用法，該結構出現於課文（“所以說狗不算太聰明，雖然它有那麼一分義氣”（《高級飛翔篇》（I）：160頁））和語言點。在語言點部分，教材解釋了“該結構表示事物或行為的程度的等級或成數。多用在‘一、三、七’等數詞或‘幾’之後”（同上：168頁）。並給出例子，如“三分像人，七分像鬼”、“有一分熱，發一分光”、“幾分相似”、“幾分失落”等。此外，還有專門的練習題（參看《高級飛翔篇》（I）：168-169頁）。

《高級飛翔篇》（II）闡述程度虛量“數詞+成”的用法。該結構也出現於課文（“一條還是八成新的綠軍褲，腰圍很肥，……”（《高級飛翔篇》（II）：61頁））和語言點。在語言點部分，教材解釋了課文裡的“八成”是“十分之八，在這裡做副詞用，即（八）成+形容詞，表示某種程度；八成+動詞，表示推測”。（同上：77頁）舉的例子都是以句子為例，如“好久沒有看到他，他八成已經離開這裡了”。此外，還提到了由“數詞+成”構成的“動詞+（了）+（八）成”（明白了八成）和“八”成+名詞（七成的可能性）。從結構和所舉的例子可以看出，數詞是不限於“八”的。而且還有專門的練習題（參看《高級飛翔篇》（II）：77頁）

程度虛量“數詞+分”和程度虛量“數詞+成”在漢語環境中是很常用的形式，無疑是應該安排在教學過程中。這兩種形式的基礎皆來自數學上的“十分之多少”。

<sup>6</sup> 《博雅漢語》把“生字新詞/生字詞”寫成“生詞語”。

### 6.2.2 不受重視的 Non-num 結構——以表全量的“一+身體部位詞語+名詞/形容詞”格式為代表

表全量的“一+身體部位詞語+名詞/形容詞”（一身汗、一嘴巧克力）出現在《中級衝刺篇》（II）第 8 課《清晨的忠告》的語言點。雖然出現在語言點部分，可是這種結構似乎不太受重視。我們首先看第 8 課對該結構的解釋，如下：

#### (4) 一+身體部位詞語+名詞/形容詞

- 妻子和孩子也驚醒了，一臉驚訝。

說明：“一”表示整個：全；滿。例如：

1. 他剛修完車，一手機油。
2. 母親一大早走了二十多里路，走得一身汗。
3. 警察示意我靠邊停車，搞得我一頭霧水。
4. 剛進門時他一臉興奮，怎麼這會兒又一臉陰沉了？

（《博雅漢語·中級衝刺篇》（II）：185 頁）

從以上解釋可看出，教材已經把使得“一”獲得“滿/全”義最關鍵的條件寫下來了，即“一”後是“身體部位詞語”，例子中身體部位詞語有“手”“身”“頭”“臉”。

即使教材已經提出了使“一”獲得“滿/全”義的條件。需要注意的是，對於“一+身體部位詞語+名詞/形容詞”，語言點的練習僅出現一道題，不像其他語言點的詞語那樣有比較多的練習。該形式是在用本課學習的語言點回答問題這一練習中出現的，具體練習的出現如下所示：

#### (5) 怎麼搞的？你好像剛從水裡撈出來一樣。（一+身體部位詞語）<sup>7</sup>

（同上：187 頁）

我們認為，教材中這種形式的例子不夠多，練習太少。這種現象反映了編寫者不夠重視這種表達。教師如果不強調這一點，學生很可能不認為這種表達是常見形式，可能不把這種結構放在心上。結果是他們可能只記得教材上出現的具體表達形式，而當見到這種結構的不同形式就不明白是什麼意思。我們的這種看法是對 Chen 文中理解上出現問題的被試者進行採訪後得出的結論。正如 Chen, L. J. (2020) 在調查中發現，被試之所以不明白“一嘴巧克力”的意思但明白“一身汗”的意思是因為他

<sup>7</sup>指的意思是用“一+身體部位詞語”改寫句子。



們不會類推。(278-279 頁) 我們認為, 此結構應該在不同的課文中反復出現, 而且以不同詞語表達形式出現, 譬如, 既然第8課中出現“一身汗”, 而且也專門講解“一+身體部位詞語+名詞/形容詞”表示“滿/全”的意思了, 那麼接下來的課文也應該出現類似的表達形式, 把“身”更換成其他詞語或把“汗”換成其他詞語。這樣, 學習者就可以在別的課文中反復操練這種表達形式, 加強記憶並養成類推的學習技能。此外, 學習者熟悉了該結構後, 應該告訴他們, 實質上使“一”獲得“滿”的意思不限為後面是身體部位詞語, 而過“一”後是“名詞”, “一”就解讀為“滿”。(參見 Chao, 1968/1979; Zhu, 1982; Hu, 1984; Guo, 1987; Li, 2000; Guo, 2004; Zhou, 2006 等) 例如 “一桌子灰” “一地水” “(寫了)一书架的小说”等。

從上述非常受重視的 non-num 結構、普通不受重視的 non-num 結構和不受重視的 non-num 結構之分析可見, 教材對每個 non-num 結構的側重有區別。我們認為這將直接影響學習者學習漢語的成效, 教材強調的結構, 他們自然會覺得很重要, 而不強調的自然會覺得不重要。

更需要思考的是, 有些 non-num 結構雖然在中國是很普遍的用法, 可是這套教材中也未提及。這是很可惜的事情。下面我們將專門討論這一問題。

## 7. 《博雅漢語》未提及的其他普遍使用的 non-num 結構

在實際交際中, 除了《博雅漢語》中所列出的 non-num 結構, 還有不少中國人日常生活中普遍使用的 non-num 結構。從本文上述所討論的情況, 似乎中國人數字文化的這種思維方式被忽視了。上述我們提過, 整套教材的9冊中, 有兩冊未出現 non-num 結構。一是《中級沖刺篇》(I), 二是《高級飛翔篇》(III)。無論如何, 在前者的使用說明中也有這樣的一句話: “使學習者在語言學習的同時, 自然而然地接觸並了解包括中國人思維方式在內的文化因素”(《中級沖刺篇》(I): 4 頁), 但是這冊教材中卻沒有一個地方出現 non-num 結構。如果說這種結構的有些形式比較難掌握, 那麼到高級階段就應該出現, 但是全套教材中的最後一本——《高級飛翔篇》(III)也未出現 non-num 結構。這說明 non-num 結構在《博雅漢語》系列教材的眼裡並不是處於重要的地位。這使得它往往是漢語中語法難點。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 我們認為語境類的 non-num 結構, 如“多說兩句” “沒走兩步, 天下起大雨來”是有必要加上去的。正是因為這是中國人在生活中常用的表達, 這裡的“兩”相當於“幾”的意思, 而不是一加一。其他 non-num 結構, 如“(舉)

雙手+VP”（舉雙手讚成）、“一百个（不）+VP”（一百個放心、一百个不高興）、“十二分的……”（十二分的小心）、“三天三夜……”等也應該考慮加上。限於篇幅，我們僅挑出不定量“兩” “（舉）雙手+VP”和“一百个（不）+VP”作為講述對象並提出教學方式。

### 7.1 關於“兩”解讀成“幾”的教學方式

在口語中，“兩”作“幾”解讀的使用非常普遍。應該安排在漢語作為第二語言教學的過程中，不然學習者會認為漢語的“兩”的意思只能是“二”。那應該在哪個階段開始介紹這種形式還需要再討論，不過，在我們看來，先讓學習者熟悉之前學過的不定量表達，如“四五個人”“三個左右”“八十歲上下”等），再進行不定量“兩”的教學。這是因為要判斷“兩”的意思是“二”還是“幾”時，往往需要結合上下文才知道。

在開始對不定量“兩”進行教學的時候，教師可以給學生指出漢語對數詞“2”很特殊，之前學過有“二”和“兩”的讀法，那還有另一種特殊含義。用“兩”的時候，意思可能不是表示“2”这个数量（two），而可以表示“一些”（a couple of/a few）的意思，即相當於“幾”的意思，表示少量，是口語的用法。有時可以從短語中知道意思，但有時要結合語境。如果出現言說詞語或視覺詞語，一般“兩”是“几”的意思。例如：

(6) 多說兩句、少說兩句、叫兩聲、开两句玩笑、看了兩眼

有時要結合語境之後才能判斷“兩”是“二”還是“幾”的意思，比如“兩步”和“兩天”。以下例（7a,b）結合語境後才知道“兩”相當於“幾”：

(7) a. 胡雪巖固執地說，“你叫個人，多走兩步路去找，一定要買來！”

（高陽 《紅頂商人胡雪巖》）

b. 今天我實在是沒時間陪你了，你還有什麼話沒說出來，那就兩天再說吧！（BCC 語料庫）

舉的例子可從短語到句子，從句子到語篇，讓學生注意“兩”字面以外的含義。以下是從篇章看不定量“兩”的解讀：

(8) 到了下午開席的時候，我們舉目一看：除了隊裏原來吃飯的三十二桌人外，還給客人開了六桌，每桌按照食堂初一和十五改善生活的標準，又格外增添了一個油煎盤子。所有這一些，使大媽都感到滿意，她帶領著兒子和新娘每

桌按序敬一杯酒。走到我們桌子跟前時，大媽笑著說：“同志，你們要多喝兩杯呀。”（《人民日報》1960年04月05日）

例（8）的“兩杯”解讀為“幾杯”之意是勸酒，而且是在口語中，說話人的語氣很隨和。

## 7.2 表程度高的“（舉）雙手+VP”格式的教學方式

關於“（舉）雙手+VP”的教學方式，教師可以先舉例讓學生猜是什麼意思。例如，問“（舉）雙手贊成”是什麼意思。然後再給他們答案並解釋。“（舉）雙手贊成”的意思是“非常讚成、特別讚成”。這跟人類身體語言和認知機制有關，人類具有兩隻手，一般舉起一隻手就足以表達同意的態度，那麼如果兩只手都舉起了，就代表讚成的程度已經達到了兩邊器官數量的極限。先讓學生明白身體表達法的意思，可以讓他們看圖片，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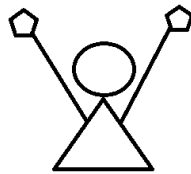


圖3：舉雙手圖

接下來在解釋“雙手贊成”是以“（舉）雙手+VP”結構構造而成的。這種結構不一定要帶動作。說話人以達到極限的身體部位來表達自己對極高程度的主觀看法，正常人最多只能有兩隻手，所以對於手的數量來說，兩隻手是極限。“（舉）雙手+VP”結構中的“（舉）雙手”意思相當於“非常/十分/特別”，該結構中VP 必須跟表達同意的看法有關，如“贊成、同意、贊同、歡迎、支持、點讚、用戶”等。以下例子的“（舉）雙手+VP”從語境中可知，說話者並沒有真正地舉起雙手：

- (9) a. 地委書記一拍大腿，說：“好、好，我雙手贊成，往後相互走訪慰問，誰家也不準擺酒席。（《人民日報》1991年12月27日）
- b. 政府能給經營狀況好的企業“錦上添花”，給暫時有困難的企業“雪中送炭”，我們能不舉雙手稱贊？（《人民日報》2000年11月11日）
- c. 對於動物，特別是益鳥益獸益蟲，僅僅保護還不夠，還須適當地給以福利待遇。我舉雙手擁護。（《人民日報》2016年01月18日）

### 7.3 表程度高的“一百個（不）+VP”格式的教學方式

“百、千、萬”自古就有表示“多”的意思，如熟語“千方百計、千言萬語、萬變不離其宗、萬壽無疆”都代表“多”之義。“一百個（不）+VP”中“一百個”也代表程度之多。關於“一百個（不）+VP”帶有主觀性的格式的教學方式，我們可以先舉例給學生看。讓學生猜是什麼意思，如舉出“一百個不高興”，然後把這種表達放入上下文，再讓他們猜一次。例如：

(10) 為了這個，她們是有一百個不高興，說區長、村長都輕視婦女。（劉流《烈火金剛》）

也可以再舉沒有帶否定詞的例子，例如：

(11) 茜平看看身邊歡跳的小太行，想想剛來時大姐說過的話，心裏一百個高興，當天就帶著太行到了中央托兒所報到。（小蒙《她是李鐵映、劉太行的保育員》）

接下來再給他們答案，即“一百個（不）高興”表示“非常/十分（不）高興”。需要強調學生該表達不是“各種各樣的不高興的感覺”，也不是“有很多人不高興”的意思。該表達的結構是“一百個（不）+VP”，其中“一百個”整體表極高的程度，相當於“非常、十分、特別”等程度副詞。於是，即使出現名量詞“個”，可是這裡並不是計物的單位。

然後再舉其他例子，讓他們注意“VP”位置跟說話者心理活動、知覺、認識有關的詞語。例如，“一百個（不）支持/佩服/放心/信任”（動詞）、“一百個（不）高興/痛苦/好/誠懇”（形容詞）、“一百個不”（副詞“不”本身）等。

最後，再告訴學生“一百個（不）+VP”格式對數詞有限制，限於“一百”、“一千”、“一萬”，不能任意更改。例如，“一百個（不）高興”也可以說成“一千個（不）高興”、“一萬個（不）高興”。

再深一層的話，可以告訴學生該結構可以接連出現，數詞從小到大，如“一百個（不）+VP、一千個（不）+VP”、“一千個（不）+VP、一萬個（不）+VP”，這種格式強調程度更加之深。例如：

(12) 用戶說：“有小朱送報紙，我們一千個放心、一萬個放心！”（《報刊精選》1994年）

並且，第一個VP和第二個VP可以不一樣。例如：

(13) 今天有一百個不想起床，一萬個不想上班。（BCC 語料庫）

## 8. 結論與餘論

漢語中 non-num 結構是漢語的主觀性表達之一，帶有修辭色彩，反映了中國文化與數字密切相關。但是在漢語中普遍使用的 non-num 結構在漢語作為第二語言的教學中，並未達到良好的教學預期。這就要談到這種主觀性的表達形式是否被認為重要了。本文把 non-num 結構分成四種類型，即固定類、較為固定類、相對固定類和語境類。為了考察漢語作為第二語言教學的教材對 non-num 結構的教學安排，我們選用全套《博雅漢語》系列教材為研究對象。考察結果發現，固定類出現 53 例短語，較為固定類出現 3 種形式，相對固定類教材中列出了 12 種形式，不過若把重複的形式結合起來，出現的形式為 9 種，而未出現語境類。此外，教材對較為固定類和相對固定類的每一種 non-num 結構形式的側重不一樣，而且處在句子層面的表達形式出現得比較少，不少普遍使用的 Non-num 結構沒有被介紹。無論如何，《博雅漢語》這套教材只是漢語作為第二語言教學的教材之一，雖然不能代表所有的漢語教材，可是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教材在處理該類語言點上的教學安排及形式。本文主張漢語作為第二語言教學界應更加重視句子層面的 Non-num 結構，並主張使用簡單的語言學知識為學習者進行解釋，多舉例，高級階段可以從篇章加以解釋。

## 參考文獻

- Chao, Y. R. (1968). *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Chen, L. J. (2017). *Non-Literal Meaning of Numerical Expressions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Subjectivity and Trigger Conditions* [Doctoral dissertation]. Peking University. (In Chinese)
- Chen, L. J. (2020). Subjectivity of numeral expressions with non-numeral meaning in Chinese and second language acquirers' understanding analysis. *Current Research in Chinese Linguistics*, 99(2), 265-287. (In Chinese)
- Chu, Z. X. (1996). "man(滿) +N" and "quan(全) +N". *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254(5), 339-344.
- Chu, Z. X. (2011). On the highly emphatic construction of mental state of yībǎi ge (bù) fàngxīn and the like. *Chinese Teaching in the World*, 25(11), 58-68. (In Chinese)
- Dong, X. F. (2016). On characteristics of subjectivity in Chinese. *Linguistic Sciences*, (6), 561-170. (In Chinese)

- Finegan, E. (1995). Subjectivity and subjectivisation: an introduction. In D. Stein & S. Wright (Eds.), *Subjectivity and Subjectivisation: Linguistic Perspectives* (pp. 1–15). chapt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uang, B. (2012). Restriction of numbers in “number+classifier+noun” construction. *Journal of Leshan Teachers College*, 27(6), 56-60. (In Chinese)
- Hu, Q. G. (2004). *A study of the Restrictions on Constructions of Negative Forms* [Doctoral dissertation].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In Chinese)
- Hu, Q. G. (2006). On the selection of and restriction on quantifiers in the negative construction “Yi (一) + quantifier + noun”. *Hanyu Xuebao*, 15(3), 30-34. (In Chinese)
- Hu, Q. G. (2007). Two categories of word order of the negative construction “yi (一) + quantifier + noun” and their restrictive factors. *Journal of Ningxia University (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9(4), 16-19. (In Chinese)
- Li, Y. C. & Jia, M. L. (1982). The relationship of numbers, classifiers, and negative words in Mandarin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and Linguistic Studies*, (1), 47-58. (In Chinese)
- Li, Y. M. (1997). The causes of subjective quantities. *Chinese Language Learning*, (5), 3-7. (In Chinese)
- Li, Y. M. (2000). *The Exploration of Quantity Category in Chinese*. Wuhan: Huazho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House. (In Chinese)
- Li, X. Q. (Ed.) (2009). *Boya Chinese: Elementary 1*.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In Chinese)
- Li, X. Q. (2009). *Boya Chinese: Elementary 2*.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In Chinese)
- Li, X. Q. (2015). *Boya Chinese: Elementary 2 (2<sup>nd</sup> ed.)*.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In Chinese)
- Li, X. Q. (2008). *Boya Chinese: Quasi-intermediate 1*.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In Chinese)
- Li, X. Q. (2008). *Boya Chinese: Quasi-intermediate 2*.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In Chinese)
- Li, X. Q. (2009). *Boya Chinese: Intermediate 1*.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In Chinese)
- Li, X. Q. (2008). *Boya Chinese: Intermediate 2*.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In Chinese)
- Li, X. Q. (2008). *Boya Chinese: Advanced 1*.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In Chinese)
- Li, X. Q. (2007). *Boya Chinese: Advanced 2*.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In Chinese)

- Li, X. Q. (2008). *Boya Chinese: Advanced 3*.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In Chinese)
- Liu, Ch. F. (2007). On modern Chinese “overall negative”. *Linguistic Sciences*, 6(1), 27-39. (In Chinese)
- Lyons, J. (1977). *Seman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hen, J. X. (2001). A survey of studies on subjectivity and subjectivisation.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33(4), 268-275. (In Chinese)
- Shen, J. X. (2009). Subjectivity of Chinese and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grammar. *Chinese Language Learning*, (1), 3-12. (In Chinese)
- Tang, B. S. & Zhang, Zh. R. (2004). Uncertainty of numerals in literature. *Journal of Yangling Vocational & Technical College*, 3(4), 77-79. (In Chinese)
- Tsai, W. T. (2002). One, two, three. *Essays on Linguistics*, 26, 301-312. (In Chinese)
- Wang, X. H. & Wang, X. D. (2012). The phenomenon of the indefinite quantitative expression for the numeral-quantifier expression “Liang + X”. *Language Teaching and Linguistic Studies*, (6), 81-88. (In Chinese)
- Wen, S. L. (2012). The methods of subjectivity expressed by quantifiers in Chinese. *Studies in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32(2), 72-80. (In Chinese)
- Wu, Y. H. (1994). Number-classifier construction and restriction of numbers. *Language Teaching and Linguistic Studies*, (4), 52-68. (In Chinese)
- Yao, X. L. (2018).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mother tongue transfer theory on cultural differences in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Course Education Research*, (43), 120-121. (In Chinese)
- Yin, Zh. P. (2000). The natur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phrases such as “yi shen leng han”. *Chinese Language Learning*, (4), 32-34. (In Chinese)
- Yang, J. Zh. (2003). Some thoughts on compiling elementary Chinese textbooks. *Language Teaching and Linguistic Studies*, (4), 52-57. (In Chinese)
- Zhao, J. M. (2018). Concept and mode of 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Chinese Teaching in the World*, (1), 93-108. (In Chinese)
- Zhu, D. X. (1982). *Lectures on Grammar*.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In Chinese)